

## 曾遭十年冤狱迫害 大连姜云天在广州被绑架

【明慧网】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二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分局和神岗派出所警察，以村里人口调查为由，闯入大连籍法轮功学员姜云天在广州市的租住房间搜查，之后绑架了姜云天。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从化分局的警察再次到姜云天的租住房间非法搜查。当姜云天的家属要求其出示搜查令时，带头的警察称，他们无需出示搜查令，并强行拿走了姜云天的私人物品——笔记本电脑、大法书籍及姜云天本人出版的书籍。

姜云天，男，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生，今年五十七岁，原居住在大连市西岗区，现和八十多岁的母亲及外甥女暂居在广州市。姜云天被绑架后，母亲和外甥女因为身在异乡，对这突如其来的迫害，感到非常担忧和难过。

### 修大法 疾病全无

姜云天一生下来就有病，一九九三年，他又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无力，越来越消瘦，到一九九八年，已经病入膏肓，三十二岁的他苍老得像六、七十岁的老头，上楼直喘，手握不上，不敢见凉水，什么活也干不了。

这个时候，别人向姜云天介绍法轮功。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说来非常神奇，不到一个月，他的身体就康复了。修炼到三个月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越来越年轻了，又恢复到三十岁的状态。所以，又走入到社会，开始工作了。

姜云天原本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自私，脾气也不好。修炼法轮功以后，他的性子变慢了，脾气变好了，主动地、无条件地去帮助别人。例如，姜云天在浙江遇到一家

三口河南人，没有钱，回不了家，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准备去扒火车。姜云天请他们吃饭，问他们路费需要多少钱？他们说：“八十元。”姜云天给了他们一百元，告诉他们行走路线，并送他们上了车。平常像关水龙头、搀扶老人、帮人推车、拿东西，这些事见到都会去做的。无条件地去帮助别人这种事情很多。

### 被非法劳教遭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十月九日，姜云天一家三口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关押在广场分局。然后，姜云天一家被大连公安接走，非法拘禁在北京某酒店，星海街派出所的警察打电话，让他家里人准备一万五千元钱，说回大连后，交钱放人。回到大连后，家里人去原星海街派出所交了一万五千元钱，派出所只让家人把姜云天七岁的儿子领了回去，星海街派出所的警察非法抄了姜云天的家，之后姜云天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姜云天被劫入大连教养院，被非法教养三年，姜云天的妻子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发生了残酷的“三一九”群体迫害事件。在大连教养院教学楼内，狱警

开始迫害众多法轮功学员，叫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骂大法师父，骂法轮功；不骂的，就是电棍和警棍的电击和击打。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日的晚上，姜云天被点到了名字，那些警察叫七、八个法轮功学员围成一圈坐着，其中有两个法轮功学员已经被迫害的处于昏迷状态，警察时不时地会用电棍电击他俩，看看死没死。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早晨八点，大连教养院司法警察王军、景殿科、朱凤山、孙健手持电棍，让姜云天骂大法师父，骂法轮功：“快点！骂了就没事，不骂就是电棍。”姜云天说：“我不能骂。”于是，他们将姜云天的衣服扒光，摁在地上，脸朝地，把拖布放在脸下面，四根电棍同时电击他一个多小时。姜云天一度被电棍电击的昏死过去，泼上凉水醒来后，他们继续电击。

最后，姜云天的全身没有好的皮肤，脸被电击的黑乎乎的，右手虎口穴位置被电击的烂了，右手无名指被电击出一个小洞，后背腰部附近被电击出两个洞，耳朵后边也被电熟了。后来养伤期间，姜云天满身溃烂，流脓，淌黄水，穿着很厚的棉袄都透了出来。（转下页）

你知道吗？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认清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以权带法，根本就没有讲过法律。◇

# 大连孙彩艳遭劫持逾两月 未成年儿子求助

【明慧网】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彩艳于五月十二日晚被沙河口区南沙派出所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目前她未成年的儿子孤苦伶仃。

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二十五年的迫害中，孙彩艳一家屡遭迫害。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孙彩艳在自己家中被中山区海军广场派出所和春海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非法抄家。之后被沙河口区法院枉判三年三个月。她的丈夫郭琪因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于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不幸离世，终年 51 岁。她的母亲王玉和（83 岁），被非法判刑三年，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到二零二四年九月才能结束冤狱。她的父亲与公公在迫害中先后离世。

她未成年的小儿子多年来一直没有稳定的成长环境，现只能由年迈的奶奶代为照顾。下面是她儿子的求助信，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帮帮他的妈妈：

善良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及各界人士：

你们好！

我叫郭天昊，今年 16 岁，是一名初二学生。我的妈妈孙彩艳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在今年五月被南沙派出所警察给抓走了，现在关在大连姚家看守所里。我爸爸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于二零二一年去世了。现在空空的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饿了就去八十多岁的奶奶家吃口饭，晚上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空房子里，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上学也不能安心。如果你们家里有我这样大的孩子一个人待着，你们也会很担心吧。我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很羡慕跟我一般大的同学们和小伙伴，他们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百般地关心和疼爱，有人帮助他们的学业和成长。而我从小到现在一直生活在紧张、害怕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见

不到爸爸、妈妈、姥姥了，因为他们都炼法轮功。从我记事的时候家里就经常有派出所和社区的人打来电话，查问爸爸妈妈；有时还到家里来，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拿走家里很多东西和钱。我爸爸被抓走过，关了很长时间，本来是个很健康的人却被警察打坏了，身上的脏器都坏了，身体肿得厉害。回来后又一直担心再次被抓走，没人照顾家，在我十三岁的时候爸爸还是去世了。我六岁的时候，妈妈在家里被别的派出所的警察抓走了关在监狱里三年多，回来后身体也很虚弱。那几年我没人管教，没有学习基础，到现在也没跟上。

我姥姥 83 岁了，现在依然被关在监狱里，身体很不好。妈妈说她走路都困难，还得人照顾，但监狱就是不给办手续回来。每个月都是我妈妈去监狱看她，现在我妈妈不能去看她了，我还小，也没有人带我去看姥姥。我很无助，我姥姥也会很难过吧。

我姥爷有精神病、爷爷有老年痴呆都需要我妈妈来照顾。可是这些年家里总有警察、社区的人来，他们很担心我的爸爸妈妈，爷爷还亲眼看见我妈妈被抓走，承受不了压力在我八岁的时候离世了，姥爷在我十岁的时候也离世了。

我本应有个幸福美满的家，但因为爸爸妈妈做好人，却让我失去了一个完整幸福的家。我已经没有了爸爸，我不想再失去妈妈了，我不想还没成年就成了孤儿。

请看到这封信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和社会上有能力的人们，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帮帮我妈妈、我姥姥。她们只是在做好人，让她们快回来吧！每个孩子都需要妈妈，我也需要妈妈。在这个世界上，能真心为我付出的也只有妈妈了！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能看完这封信，相信好人终有好报。

孙彩艳的儿子

2024 年 7 月

（接上页）现在依然留有疤痕。

司法警察王军用电棍电击姜云天的生殖器，还哈哈大笑，简直就是魔鬼附身。这场迫害让姜云天彻底看清了谁善谁恶，谁正谁邪！

姜云天被大连教养院迫害致生命垂危，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被“保外就医”回家。

## 遭十年冤狱迫害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大连市甘井子区国保大队七八个人，闯进姜云天在大连姚家租住的房子里，非法抄了家，拿走了家里众多物品，还有一台电脑、打字复印机，还有一万元钱（后来姜云天的妻子被释放后去要钱，只给了两千元）。

这一次，姜云天被非法判刑十年，他的妻子又被非法劳教两年。姜云天被劫持入大连南关岭监狱迫害。他的妻子被非法关押在沈阳马三家教养院迫害，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他的妻子回到家中。

二零零五年，在大连南关岭监狱十大队，姜云天认为自己没有犯法，不干犯人的活，被犯人孙明殴打。他抓住姜云天的胳膊往案板上摔，勒姜云天的脖子，抓住他的头往铁管子上撞。因此，姜云天于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开始绝食，抗议犯人的殴打，二十一天没吃饭。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晚点名时，姜云天休克不省人事。犯人孙明按人中，把他按醒，背他到犯人医院抢救。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姜云天结束冤狱回到家中。

如今，姜云天暂居在广州市，只因为他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目前又被广州市从化分局和神岗派出所警察绑架。◇

